

端午

妈妈的端午,是浓浓的烟火端午。过节过节,要好好地过、用心地过才是。

烟火端午

□陈文祥

至今,仍清清楚楚记得,妈妈和我们过端午,有滋有味,很温暖,也很烟火。

我家西南角有口大藕塘,塘周边长着一片片江柴,像时尚围脖一样漂亮。春天,柴尖肥嫩。夏天,柴叶青青。秋天,柴花如云。冬天,柴秆戳天。

每年端午节前,江柴吮足大自然的日月风雨,个子蹿长两人来高,柴叶又宽又亮,一如大家闺秀,不像芦柴细头巴脑的。

天还没亮,妈妈打着哈欠,已轻手轻脚下床。脚穿套鞋,踩着露水,腰系一把稻草,出门了。我知道,她要趁集体上工前打些粽箬回来。因为,到端午了。

待我起床吃早饭准备上学时,妈妈已满头满身露水回来了,怀里抱着一叠叠拦腰草扎的青旺旺、肥嘟嘟的粽箬。看上去,好似村姑的大辫子,一甩一甩的。

晚饭碗一丢,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,将一早打来的粽箬放入铁锅,然后,到门外草堆窝里,掏一把冬天割下来的江柴,这些江柴全是歪瓜裂枣,只能当烧火草。周正的江柴有大用途,苫屋、围菜园、搭瓜架。妈妈把江柴抱到锅门口,划上火柴,点上,朝锅膛一伸,大火呼噜起粽箬。江柴在灶膛里噼啪作响,仿佛在放炮仗,那声音格外好听。片刻工夫,粽叶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味,弥漫整个屋子,闻了上瘾,让人陶醉。

粽箬焯好后,妈妈端着浸泡过的半盆糯米,找来一根金黄色粽针,从养粽箬的盆里,抽出两片或者三片粽箬,左手把尾,右手持头,顺顺齐,叠成一堵宽大的粽面,夹着粽箬立起,朝杯口方向一弯,一个小斗似的粽窝便奇迹般生成。再腾出右手,用汤匙蘸上糯米,放满粽窝后,将粽箬兜头裹上,粽箬尖穿过粽针眼,从粽窝胸前穿过,拎住粽箬尖用力一拽,一只漂漂亮亮的粽子就大功告成。到妈妈焯的粽子真正出锅,已是东方发白雄鸡报晓了。

常常是,我睡意朦胧中,一个热乎乎、香喷喷的粽子,戳到我嘴边:来,宝宝。尝尝妈妈裹的粽子。

尝着又香又糯的粽子,我不明白,妈妈的端午为何如此辛苦忙碌。妈妈说,白天不苦工分,粽子一角也吃不到,你们喝“西北风”啊。

妈妈的端午,其实也是庄邻的端午。那时候,我们家穷,一分钱掰成八瓣花。可粽箬明明可以卖钱,妈妈却没有卖过一次。每年端午前几天,庄前舍后邻里摸上门,一声,“大奶奶,跟你耍个粽箬过节哟!”妈妈总是头直点,“好呢,好呢。你自己去打呀,我家粽箬不分家的。”

农场丁头舍住着五保户黄奶奶,她是个盲人,年年端午吃的粽子,全是妈妈帮裹的,直到黄奶奶去世。妈妈再忙,也没缺一回。她老说,亲帮亲,邻帮邻,自己少吃一口没事。村上人评价妈妈,就三个字:老好人!

终于,超市有现成粽子卖了。我劝妈妈歇歇。

妈妈对我说:“儿啊!超市粽子我看着别扭。今天端午,妈妈帮你裹斧头粽、三角粽、枕头粽,让你吃个够……”我喊,我拼命喊:“不要!不要!”妈妈就是不回答。一惊,梦醒了,我枕边已被泪水浸湿。

人越老,越怀旧。

我渐渐发觉,妈妈的端午,讲究规矩格式,是烟火人家过日子过来来的,粽子里裹满了浓浓的情,厚厚的爱。

其实,这世上,许多东西表面看是可以买来的,但骨子里是根本买不来的。比如,乡愁。比如,亲情。

妈妈的端午,是浓浓的烟火端午。过节过节,要好好地过、用心地过才是。

粽飘香

□莫雨

立夏过后,河港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水岸河浜边,一簇簇芦苇茂盛葳蕤,迎风摇曳,阵阵清香袭来。勤快的主妇忙里抽闲,去采摘一些芦苇阔叶,回来吹干,捆扎,挂到通风的檐口下,留待端午节乃至其他喜庆之时包粽子。

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。端午节这天,很多地方会赛龙舟、吃粽子、喝雄黄酒、挂香包,在门楣插上几株艾草菖蒲,这些满满的仪式感,从古至今代代传承。

粽子是我的最爱,而包粽子是我母亲的拿手绝活。先把糯米泡上几个钟头,“酥”一下。把准备好的箬叶放到烧开的水里焯一下,箬叶变软。只见母亲左手压紧平摊错落的两三张箬叶,顺势一弯,折成“漏斗”状,右手用调羹舀进糯米,娴熟地三绕两绕,折成四个角,再覆一张箬叶,箬叶尖穿进黄铜粽针,粽针对准中心位置一插,穿进,再捏住,收紧,一个标准的四角粽子就包好了。母亲包的粽子,结实,美观。我们蹲在母亲身边,仔细端详,啧啧称奇,嘴上嘟囔,“我们也要学。”母亲微笑着放慢动作,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动作要领。

母亲包好粽子,放柴火灶上煮,大火烧开,文火慢煮,一刻钟的工夫,厨房热气氤氲,粽子的清香弥漫开来。我迫不及待地剥开粽叶,糯米白如珠玉,仿佛初生的孩童,通体白润,蘸点白糖,又糯又甜,不失为人间臻味。后来,母亲又在糯米里加入花生米、红豆或是蜜枣,这样,一个个花生粽、红豆粽、蜜枣粽,拉满端午节的节日气氛,满足了舌尖的寡淡。

每年,端午节前后也是农村里三夏大忙的时候。收麦籽、割麦子、拔秧插秧,家家院子里、晒场上,阳光炙晒着圆滚黑亮的菜籽,黄红饱满的大麦小麦;田埂上,手握镰刀,卷着裤脚,提着绳叉子,脸上晒成古铜色的农民伯伯步履匆匆,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,这样的农忙时节,母亲连烧饭的工夫都没有,就带上两个粽子去田间地头。晌午,吃两个冷粽子,对付一口,充饥果腹。

在里下河地区,不只端午节包粽子,逢生日满月、订亲结婚这样的喜事,孩子大考,人们都会包粽子,粽子粽子,万事“粽”意,图个吉利。

记得那年中考前夕,母亲白天忙于照看服装店,晚上,在日光灯下给我包粽子。让我带到镇上考点吃,寓意考试高“粽”。母亲不识字,不会给我讲人生大道理,更不会灌输心灵鸡汤,但那一口糯糯的粽香,留在舌尖的味道,在记忆深处长久盘桓,终生难忘。

时光易逝,如今,我也到了“知天命”之年,母亲身体健康,对我来说,这是人生后半场最大的喜悦。每次经过超市、服务区,看到货架上售卖的花色繁多的粽子,心想,又怎么比得上我母亲亲手包的粽子的味道呢?

又是一年端午至,悠悠粽香随风来。母亲精神抖擞,备好粽叶、糯米,开始大干一场,因为她知道,她包的粽子是我们全家人“舌尖上的美味”。因为她知道,我还准备把她包的这个纯手工绿色食品,作为“重头礼”,送给异地的儿女亲家尝尝呢。

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,但祈求国泰民安的心愿不会变啊!愿你,愿我,愿我们都快乐安康。

过端午

□李士兵

端午节历史悠久,在我们农村老家,端午节又称五月端,还是个娃娃节。五月份,气温迅速上升,百虫滋生,儿童易生疾病,许多习俗都是为儿童祈福。在这一天,孩子们吃粽子、穿新衣、系五彩线,自然很高兴。

小时候,每到端午节前两三天,走村串户的卖货郎挑着的担子里都会飘着五颜六色的丝线,红、黄、绿、蓝、紫……五彩缤纷,好看极了。不仅爱美的女孩子喜欢,我们这些整天在地上打滚、皮肤几乎看不出本色的男孩子也眼馋啊!小朋友们手腕上、脚踝上都系上鲜艳的五彩线,幼小的孩子脖子上还会挂一个香囊。熏艾草、喝雄黄酒等都是祛除毒虫、祈盼孩子身体健康,家人平安。

那个年代,每个季节难得添置一件新衣服。但是端午节时,父母还是会给我们买一件好看的衣服。我十岁那年,大姐十六岁,二姐十三岁,女孩子流行穿那种大翻领小西装,男孩子心心念念得到一件海军衫。我们姐弟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,不好意思开口向父母要心仪已久的衣服。端午节要到了,有一天,二姐风风火火地跑回家对我和大姐说,她的许多同学都去河边打柴叶,到小尖街或是响水口去卖,我们也去打柴叶攒钱,让爸妈给我们买最时尚的新衣服。可是,到芦苇荡一看,靠近岸边又宽又长的大柴叶早就让伙伴们抢先摘光了。大姐实在没办法,就带着二姐和我把家里的大木盆抬到小河边,她蹲在木桶里,我和二姐用两根长长的竹竿推至河中央。就这样,姐弟三人好不容易打了一麻袋最好的柴叶。可是,母亲不让我们去卖柴叶,而是把这些天辛辛苦苦打的柴叶送给县城的小姑和二姨了。我们失望极了,心想,是不能够穿到那梦寐以求的好看衣服了。

不过,让我们大喜过望的是端午节那天,母亲喊我们试穿衣服。那时货郎专门带着花花绿绿许多新衣服到村庄卖。母亲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条的确良质地的青色裤子,一双白球鞋。大姐的上衣是藕色底子带星月状暗纹的西装,二姐的是西瓜红底子黑色条纹的西装,真是漂亮极了。我现在还觉得那是她们最美的时装,平时珍藏在箱底,每年春秋拿出来穿几天。我也得意洋洋地穿上海军衫,和几个好朋友在村庄中间的小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。后来我知道,原来孩子的心思是瞒不过父母的哦!他们再苦再累也会为孩子们着想,让子女快乐幸福。

最盼望的当然是吃粽子喽!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,母亲把糯米和普通大米按比例兑好浸在一个盆里。然后把包粽子的柴叶放在大铁锅里煮,等到柴叶的清香味飘满锅屋时捞出来,放入装有冷水的木桶里,大人就开始包粽子了。包粽子时,挑选一张宽大的柴叶,剪去尾部黑色硬的部分,左手捏住叶子根部,右手手指轻盈灵巧翻动缠绕,形成半个圆锥形,勺子舀白米、红枣,或是花生、绿豆边放边加粽叶,最后不同种类粽子扎不同颜色的线。粽子包好后,放到盛有大半锅清水的最大号铁锅里蒸煮,满村庄的孩子在户外大场上、路上嬉戏玩耍,等着吃粽子,此时,孩子们是最快乐的。

过不了多久,家家户户粽香味就飘出了厨房,整个村庄也弥漫在粽子的清香味里。剥开粽叶,糯米的香甜味诱惑孩子们不由得想咬一口,风卷残云般,两三个粽子就下肚了。每家包的粽子都很多,那时没有冰箱,就装在竹筐里放在通风处,能吃上好多天呢。

少年佳节倍多情,老去谁感慨生。不效艾符趋习俗,但祈蒲酒话升平。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,但祈求国泰民安的心愿不会变啊!愿你,愿我,愿我们都快乐安康。

